

著 森 德 漢 使 大 德 駐 國 英

幕 內 交 外 德 英

譯 堅 中 楊

FAILURE OF A MISSION

By Sir Nevile Henderson

行 印 社 分 川 四 社 務 服 化 文 國 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英德外交內幕

※※※※※※※※
※※有所權版※※
※※印翻准不※※
※※※※※※※※

經	發	發	校	譯	原
售	行	行	閱	者	著
處	所	人	者	者	者
各	中	黃	黃	楊	漢
大	國	大	中	中	德
書	文	白	夢	堅	森
店	化	柱	元		
	服				
	務				
	社				

實價：三元

(外埠加郵運費一成)

譯者序

一九四〇年歲暮，正值耶誕節之前夕，譯者將英國前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所著 Failure of A mission 一書全部譯完，戰前各國掙扎折衝之經過及歐局風雲變幻之景象，一時紛至沓來，鑒迫腦際；而瞻望世局，外交家所曾苦口婆心悉力以赴之世界和平，早已在烽火瀾漫中消聲絕跡；英德一度使節頻繁之外交舞台——倫敦及柏林，已日夕在機影彈聲中震動顛倒；漢特爾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在其所作彌賽亞曲 (The Messiah) 中曾謂：「曾被宰割的羔羊是配得權柄和尊榮的。」今日喘息呻吟於納粹德國鐵蹄蹂躪下之諸民族，不知何日方能掙脫枷鎖重享自由！譯者之心虛此時已為原著者悲天憫人之精神所浸潤，乃不禁其百感之交集，而擲筆長嘆。

西儒霍脫萊 (Hawthrey) 嘗謂：「外交為潛在性之戰爭。」外交家在國際間之縱橫捭闔，其重要且過於戰士們在沙場上之衝鋒陷陣，故每次國際戰爭爆發之前，必有一番外交上的劇鬥為其前奏。在上次歐戰爆發之前有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之締結與對峙；在此次戰機未發之前數年間，歐陸無日不在黯雲低迷机阻動盪之中，而局勢之變幻，更極錯綜離奇之能事，因之外交上勾心鬥角之烈，為史所未見。歐陸各國，無論為和為戰，莫不

譯者序

不取亟於爭外援孤敵勢。英德爲歐洲之二雄，二國之外交關係，爲歐洲和戰之所繫。誠如著者所言：「英德邦交不謀改善，無以保歐洲之和平」。著者本「不詛咒而祝福」之精神，駐節柏林二年有奇，不顧英人之責難，而努力與國社黨周旋，其使命雖被侵略者責求無厭之野心打得粉碎，而等待悲劇之最後一幕的來臨，但其努力不懈，與努力和平之意志，實爲世人所共鑒。

目前英德二強，方以猛獅相搏之姿，從事於存亡攸關百世所繫之生存決鬥，其勝負之終局實爲世界未來命運及人類禍福治亂所依；至此次大戰之來龍去脈，戰爭之真正功罪，必爲史家日後所縝密探索而審慎評斷者，本書於戰爭的背景，外交的折衝，英德兩國的政策所在，德國內部的政情人物，著者無不以生動雋永之筆調，作客觀而詳確之描述，實爲治史者最有價值之史料，亦一般關心國際外交者最有興趣之讀物。

譯者於翻譯本書時，始終爲一種特異之感念所籠罩，即有如目睹一幕幕希臘悲劇之演出而不勝其驚心動魄慨嘆惋惜之情，著者親身充當一悲劇人物，現身說法，以戲劇式的展開，寫成此書，亦增讀者戲劇性的感受。而此一希臘悲劇，現正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搬演，且愈演愈烈，正不知將伊於胡底！

本書付梓之日，承黃季陸，程天放，張道行三先生作序，爲本書增光不少，謹於此

深致謝忱。

摯友王中村先生將本書通篇閱正，鼎助尤多，並承王志望先生助譯一部，均於此致無窮之謝意！

譯者謹識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成都

譯者序

譯
者
序

四

著者序

「我爲和平而努力，但當我現身說法時，人們卻準備戰爭。」

——公禱書聖詩第七十篇第六首

著者寫作本書，初尙猶豫不決，待至格蘭坦車站遇見站長迦德納先生後，始決意執筆。那是一個寒意料峭的早晨，我正在那裏等候開往倫敦去的火車，遙遇這班火車遲到，承迦氏好意，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我們圍爐取暖，說東說西，談到目前的戰爭及其起因，最後他告訴我，他和世人對於此事的真相都不瞭解。

本書是歷史性的敘述，我想在本書中揭露事實的真相。惟首先我得向讀者聲明，本書中所有的批評和意見，純出我個人的見解，故難免失之不確，或竟引起爭辯，不過我敢斷言所敘述的一連串的事件和事實是極端正確的，因爲本書的取材，是完全根據當時的電報公文和信札。

本書的執筆，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開始，實不免感到有若干難言之隱。第一，我是在柏林擔任過官職，而且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始終服務於英國政府。

著者序

一

第二，荷世事循常規演進，我對於最近在私交上和我很好的人們，似不應作種種批評，至少不應在過早的時期，就筆之於書。

但不幸事情並不循着常規演進，不論我個人的意向如何，鑒於英國的外交政策最後取決於英國輿論，我覺得自一九三七年四月奉英王之命出任駐德大使以來，先往任職的經過，實有向國人作一報告的必要。

外交官的第一種任務是將本國政府的意旨忠實地轉達於駐在國政府，第二種任務是類似的，便是同樣正確地將駐在國政府的意見和立場報告於本國政府。

第一種任務的實行是在當然許可範圍以內，所以遵守起來要比第二種容易得多。第二種任務的執行有時較為困難。當我赴德之初，內心雖疑懼叢生，且對德國各事存着憎惡之心，但我仍盡最大努力觀察納粹政體的善惡是非，並且很客觀地以德國的立場與意見報告於英國政府。統治德國者既是希特勒及納粹黨，與之朝夕周旋，實為我的職責所在。但須特別聲明者，我決為光榮的和平而努力，且願追隨首相之後，盡瘁不懈，克盡厥職。

兩年以來，我希望納粹革命將使國內及國際事態轉入正常和文明的軌道，希望希特勒的野心將適可而止，希望他的保證和諾言至少有些信實之處，然而這些希望結果都成

泡影。許多人或許因我國親面責我對於納粹甚至德國缺乏心理上的瞭解。那亦許是事實，但時至今日，對我歷來置信於德國的信義則否也，仍不以爲是憾事。無論如何，我始終堅決主張，此種努力實屬正當而無損，反過來說，如無這種努力，我們決不會與國全體聯合一致地參加這次戰爭，也不會得到全世界中立國家精神上的聲援。反之，雖然一九三八年發生波德斯堡和德寇的驚人事件，截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爲止，事實上我未嘗放棄這個希望，在上年三月十五日德軍佔領捷京布拉格後，除非有旋乾轉坤的神跡出現，一切殆已絕望，然我仍作最後的掙扎。

神跡並沒有出現，九月一日德國陸空軍終於侵入了波蘭。德國不但沒有宣戰，而是一個空前的無端侵犯。的確，我現在可以說了，在戰爭爆發前一年半中間，雖抱種種希望，作種種努力，我都不有一種觀念，覺得我們正在忍心地讀一本希臘悲劇，直至於劇的不可避免的慘痛的最後一幕。我們定能理解我的意思的。希特勒從未抉擇戰爭以外的可能途徑。一個人的意志和野心會把歐洲強迫捲入戰爭漩渦，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事實確是如此，現在有幾千百萬的婦孺男兒不得不因此而受難而犧牲。擁有歐洲最多數最精明勤苦民族的德國，處於希特勒及其秘密警察 (Gestapo) 與一切希特勒主義者的統治之下，一日，國際條約即一日有類廢紙，國內和國際的生活亦即一日無文。

明可言。

這是我在德國兩年多來對於希特勒的認識。我贊美德國人，我和他們相處，覺得在家鄉一樣，相得之誼非其他外國人可比。富強而康樂的德國實與英國大有裨益。可是今日德國人正崇拜一位假神，他們的優良而偉大的性格已追逐着罪惡的勾當。德國倘不恢復其人民生活及思想的自由，並確立作者的責任是保護而非欺凌弱者，則德國將永不能臻於強盛幸福之境。

我僑居國外已歷三十餘年，在英國居留達六月之久的最後一次爲一九〇五年。自那年十二月我被遣至聖彼得堡首次任職之後，無論何年，從未在英國居留達四月以上，有幾年且終年不返祖國。然我每次返國，見到英國民衆具有豐富的常識，精確的判斷和明敏的天資，以及英國仕女的簡樸情狀，不禁深爲感動。而尤以今年九月及宣戰以前數月中所得的印象爲最深。我不妨將過去兩年間我在柏林所得到的個人經驗作一報告，但英國民衆對於目前戰爭的實質，已有深切的體認，決不會因本書而受到影響。

我們從事這次戰爭，毫無實利可言。我們只知矢志於固有的自由精神，我們只知爲維護文明生活道德標準而戰，對於我們的使命以及負荷這種使命所應付的代價，有着完全清晰的認識。英國民族在本世紀，尤其是英國青年們的一切精神，已經貢獻於未來崇

高的人道，我本人已深體這種時艱，所以本書奉獻於英倫三島的人民以及英倫的城鎮鄉村海角天涯的男女老少。

一九三九年十月寫於斯利福勞斯別院

著者序

五

黃季陸先生序

本書的原著者是前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原書名 Failure of Amission 可意譯爲「有辱使命」或「出使之失敗」。此書自出版以後，風行世界各國，在中國的書坊，也有一二種譯本，因爲趕期出版的關係，皆係擇要節譯，現在楊中堅同志特將全書譯成中文，在零出版，這種工作在常人往往認爲是費事而不能趨新的一件笨事，在我個人的見解，則認爲在目前的中國知識界這種「笨事」實有多做的必要。

第一，原著之值得翻譯介紹，不僅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可以得一種重要文獻作參考，而原著者文筆之生動細緻，也要算是最近英文出版界中不可多得的一種著述，譯者此項工作，我認爲是一件對知識十分忠實的表現。第二，我們對於西洋學東西現在尙是需要努力大量介紹的時代，過去我們關於西洋學術思想的介紹所犯的錯誤，便是存取巧奪，去難就易，結果演成儘管我們對西洋學術思想如何的需要迫切，我們與西方各國接觸的時現在翻閱，已經如何的悠久，可是我們對於西方學術思想中的大部名著全集，到現在翻譯成國文介紹到中國社會的實在沒有多少。這自然是中國對近代學術思想貧窮的一個象徵，而其影響到一般知識界，尤其是中國的青年界則關係甚大！因爲我們在知

識上取巧害事。去雖難。於是造成我們對西洋文化的介紹盡是些甚麼「淺說」「大意」等等知識了。此外，人家本作的著作傳的小冊子，一到了中國便成了我們所謂甚麼主義的經典了。這樣的下去，在現在這一代的人固然受害不淺，而未來的國運和後代的青年的前途真不知要演成如何的一個悲慘的結果！

現在的政府和教育界人士最頭痛的是所謂青年的思想左傾問題，我們細細考量這個問題的本身，可以說由於我們對於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十分貧弱的原因居一大半，這個貧弱的根本原因，可以說是由於我們對於近代學術思想沒有做到有體系有計劃的介紹的緣故。人家所謂左傾或是甚麼右傾，沒有不是發動於知識體驗和深思的結果，而在我國則成爲一種毫無內容的時髦病了。知是信的起點，信是行的推動，既說不上知，何能說到信，更何能做到一個真知篤信的行？我曾經對許多憂慮青年思想左傾的教育界的朋友，提出過一個意見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認爲只有從真正知識上去滿足青年才可以醫治青年的思想問題，從這方面着手縱然左傾這個名詞仍然可以流行在社會上，但已經不是一個可怕的思想問題了。所以我主張今日中國知識界應當對西洋的名著和各種學術思想體系作有系統的介紹。多做些翻譯全書或名人全集的笨事，少做些「概要」「淺說」「大意」的取巧工作醫治當前的毛病。要研究近代的學術思想，閱讀外國文的素

覺是不可少的工具，可是我們在教育制度上既不能把青年大部的时间耗費在學習外國文學上以增加他們的負擔，那末，現在我們能從忠實的翻譯工作上努力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貢獻。

這幾日我正在重中追浩，發行人黃大白同志要我爲這本譯文寫一篇序，我因有所感，特拉雜寫了上面一些話。關於本書的內容及原著者韓德森先生從他的自身使德二年，親與其事的經驗，把他寫出來公諸於世，讀者一閱是書全文，當可知道他所提供的資料，對於研究英德外交關係的人是一個如何可寶貴的貢獻了。

黃季陸

民國三十年一月八日於成都

黃季陸序

四

程天放先生序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的一個早晨，我在柏林格非路登大道中國大使館，接見英國新任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這是外交界例例的訪問。自那天起，到二十七年八月我辭職返國止，和他晤面總在四十次左右；有好些次是在宴會和公共集會場中見着的，但是有許多次，是我們二人間的談話，對國際重大問題交換情報和意見。漢德森爵士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典型的英國保守黨的政治家，身材瘦而長，態度沉着而老練，談吐時常常保持莊嚴的表情，但有時講一兩句諷刺的話，却非常幽默，總而言之隨時隨地十足表示「英國紳士」的身份，對於許多問題我們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却完全相同，就是我們都了解而且贊美德國的國民性。二十六年九月我們同車去參加紐倫堡國社黨大會，在他是第一次，在我却是第二次，大會所表現的整齊嚴肅的精神和偉大的組織力，使我們非常佩服。

當時德國在國社黨領導之下，正大規模地進行擴軍。英法等國都感覺到戰禍的陰影，而竭力求避免。尤其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向來認蘇聯是最大敵人，更不願與德國發生戰爭，使蘇聯收漁人之利，所以漢德森爵士被派到柏林來，負了調整英德